

docriver 文川网  
古籍书城  
入驻商家  
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

德城卷古略  
卷之四十四  
德城卷古略

【德】 卷之四十四  
【德】 卷之四十四  
【德】 卷之四十四  
德城卷古略

榕城考古略  
竹间十日话  
竹间续话

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

二〇〇一年七月

## 旧志整理编辑室

主 编 张天禄

顾 问 黄启权 林贻瑞

编 辑 吴善聘 郭 琳 黄凯端 陈 雯 林 娜

林梅春 方仁杰 梁信明 陈建安

顾 务 钱 展 林雪锋 卓 顾 林跃东

docsriver 文川网  
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

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

## 出版说明

研究福州乡土文化的许多人,都认为《三山志》、《闽都记》、《榕城考古略》代表了宋、明、清三个时期福州地方史志文献的不同特色。而《榕城考古略》由于成书年代较晚,既收集了丰富的资料,又更贴近于现实,因而备受青睐。

《榕城考古略》作者林枫,字芾庭,号退村居士,侯官(今福州)人。其旧居在鼓楼区杨桥路、光禄坊、会潮里等处。清嘉庆三年(1788)生,道光二十四年(1844)举人;翌年起两次入京,连试不第。从此悉心学问,多有成就。他通音韵,工诗,精于岐黄,又谙地方掌故。家境清贫,晚年靠行医自给,尤勤于著述。同治六年(1867)病卒,终年70岁。除《榕城考古略》外,还著有《历代史纂略》、《医学汇参》、《听秋山馆诗抄》、《四声辨义》、《诗韵异同辨》、《观我录》等十余部、百余卷。

《榕城考古略》原来未刊,各地图书馆抄藏甚少。1980年福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曾组织校点,内部刊行。这次出版特由本委顾问黄启权重新校勘标点,不仅校予福建省图书馆本、福建师大图书馆本,尤其蒙林枫后裔林贤光先生惠赐林家祖传抄本,进行细校,所得不鲜。而且增补了清谢章铤序,又冠以陈宝琛的书名题签和林枫的画像,相信会给读者更多的文化享受。

《竹间十日话》,清郭柏苍辑,光绪丙戌十二年(1886)刊行,计6卷。书中辑录全闽历代遗闻逸事,题材广泛,可补史之阙。郭柏苍(1815~1890),侯官(今福州市)人,清代博物学家、诗人。又名弥苞,字兼秋、青郎,号梦菴藤馆主人、但寤轩老人。道光二十年(1840)举人。后历试不第,转而研究天文、地理、河运等;锐

意收集、采录地方文献、乡邦掌故。除《竹间十日话》外,还著有《乌石山志》、《全闽明诗传》、《闽会水利考》、《海错百一录》、《闽产录异》;并有《补蕉山馆诗》、《鄂跗草堂诗》、《柳湄小榭诗》等集传世。

《竹间续话》,共4卷,郭白阳撰,以往未刊行。其内容、体例与《竹间十日话》相似。郭白阳(约1885~1940),侯官(今福州市)人,郭柏苍之子。幼承家学,后毕业于福建法政学堂,任福建省政府建设厅科员。崇信义,重友情,助人为乐,“好聚书,尤好抄书”。继其父之志,历十余年,撰成《竹间续话》,于民国28年(1939)定稿,未刊而逝。

此次本委就福建省图书馆藏光绪丙戌刊印本《竹间十日话》及手抄本《竹间续话》进行校点。原书生僻字、繁体字、异体字均改为规范简化字,只有个别容易引起歧义的保留原貌。由于水平有限,且排印时间匆促,错漏之处在所难免,敬请专家、读者不吝指正。

《榕城考古略》由黄启权点校、审校,郭琳、梁信明、林梅春参加校对。

《竹间十日话》、《竹间续话》由林贻瑞点校、审校,郭琳、林梅春、方仁杰、陈雯、梁信明、陈建安、赵日和参加校对。

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

二〇〇一年七月

## 序 一

咸丰初年，东南兵事起，闽上下游皆告警，都人士投笔从戎，缚裤急装屣屣，闾里能者取其大名；其次亦借手以肥其身家。于时，有老屋三楹，炊烟不继，朝吟暝写，闭门于其间，若甚自得者，则名孝廉林芾庭先生也。先生与余外家有连，于余为丈人行；而举于乡也颇晚，其同年生率余侪偶往来酬嬉。先生异我，辱为忘年交。余奔走衣食，远则越千里，近亦数百里，不常相聚，而其相知相怜之意，较之终日相对者有深焉。闽县刘炯甫征君先生，总角之友也。将应大科，行有日，挟余造先生庐，命酒纵谈。征君婉而笃，先生厉而中理，忽坐忽起，忽悲忽喜，其音不宫，郁为变征。既昼，而夜鸡再号，而不能止。杯盘狼藉，寒风穿户，烛光上下，若有鬼神，仰视东方则既白矣。一笑遂别，盖至于今二十年。其后，余行愈远，故乡消息不时得，每当酒酣耳热，意有所不可，辄思先生。恍见长身卓立，转目有光，少可多怪，明斥隐讽者，之相予左右也，乃愈恨余之不能从先生游也。去年，余归自京师，则先生已歿矣。先生晚年，以医自给。其著述倍勤，闽之地理掌故特精，皆勒有成书，医学特其绪余耳。今年，其冢嗣薇卿，出《榕城考古略》一集，属为之序。余捧卷慨然，念老成不可复见。即当日所称莫逆者，今亦十无三四。而嗟我诸舅，零落山丘，生存之华屋屡易主焉。况夫世运升沉之故，人事得失之林，电光泡影，变灭无端，其惊心动魄，更为何如哉！乃叹先生虽穷困，而生平自遂，无所愧作。文章传远，有子能读父书；苟欲置之于流俗赫赫之途，吾知不愿也。是则可大慰矣！至其书之精确世有知者，无所用吾言也。

同治壬申年 长乐谢章铤序于赌棋山庄

## 序 二

地理志创于班史，翔实一言尽之矣。言古地理者，又不翔无以为实也。都会、郡县之志，在地理类次于总志；然积各省通志成一统志，积都会、郡县志成省通志；非其都会、非其郡县之人，而为其都会、郡县之书，方言之异文异音，传闻之异辞，乡人纪载之未尽行远，奚所据以然否而进退之耶？《吴郡志》成于范成大，《新安志》成于罗愿，《剡录》成于高似孙，《姑苏志》成于王鏊，《武功县志》成于康海，以及林谔之《闽中记》，梁克家之《淳熙三山志》，王应山之《闽都记》，遽数不能终其物，皆以乡之人之为之也。其他亦宦游久于其地，习其语言，稔其故老，周咨博考，而后得之。故有征文考献之志矣。而识大识小，抉择患不精；抉择精矣，体例患不审；体例审矣，搜采患不足；有一于此，则皆与于未善者也。余少壮远游四方，乡邦文献多所暗昧，询焉，瞠目莫对。数十年，乡先生号称熟于掌故者，间有著述，亦复语焉不详。近从林君雪舟晤其族人肖薇孝廉，出其先大父芾庭先生《榕城考古略》三卷，使为叙。首卷《城榭》、二卷《坊巷》、三卷《郊垌》，叙述有法，而采摭群书，附注证之，名人题咏亦录焉。在近人著作中，既似《水道提纲》，又近《东城杂记》可传也。已往者，武昌何巽庵抚部，以《全闽诗录》稿本百余册归余，且谓俟此书刊成，当更举所收闽人著作钞本未刊者十数种继赠，中多有关闽掌故者。迨《诗录》刊行将寄示，抚部而已归道山，其子尚幼，又以兵乱转徙，此十数种者，遂不可复得矣。夫著述一事，有志者不必成，有成者不必善；成且善矣，亦不必传。则此书之刊行，又恶可不亟亟耶！

癸丑小寒节 后学陈衍叙



## 《榕城考古略》卷上

侯官林 枫蒂庭辑 男世仁薇卿校

### 城櫓第一

闽在周为荒服，自无诸建国，都冶为城，是为冶城，设险守国，自汉始也。其址今不可考，《图志》谓在今藩署北里许。《三山志》言：闽越王故城，在今府治北二百五步。以势考之，当在今城隍庙迤北，至诸古岭等地也。今北门华林坊半有桥，委平陆中，故老有指为古冶城西外之桥者，未知然否？晋武帝太康三年，始置郡。太守严高狭视冶场面規制，将移白田渡，嫌非南向，乃为图咨于著作郎郭璞。璞指一小山阜，使迁之，乃经始于越王山之南，是为子城，自晋迄六朝皆仍之。唐僖宗中和中，观察使郑镒修拓其东南隅。《名胜志》：北起小山阜，南至虎节门，东起康泰门，西至宜兴门，东南至安定门，西南至清泰门。天复元年，王审知创筑罗城环子城外，设大门及便门十有六、水门三。按黄滔《天王寺碑》：大门八，便门九，水门三，周二十六里，四千八百丈。南曰福安门，福安之东曰清平门，西曰清远门，其西北曰安善门；安善之东曰通远门，其东曰通津门；通津之北曰济川门，其西曰善化门。水门三，注之以堰二，渡之以桥九。梁开平元年，复筑南北夹城，《三山志》：南夹城今宁越门东西一带，北夹城今严胜门、遗爱门一带。谓之南月城、北月城。南城大门二、按黄滔碑：一曰登庸、一曰道清。便门六、水门二，浚濠以通潮汐。北城大门二、按黄滔碑：一曰道泰，一曰严胜。便门五，南城大濠百五十步，北城决河通西湖。黄碑：后渐湮塞，今多豪右占租。后钱氏有闽。初王氏筑城，令陶者印砖悉为钱文，后果归钱氏，人以为先兆云。宋开宝七年，刺史钱昱又筑东南夹

城，东夹城今行春门南北，南夹城今合沙门东西，亦称外城。《三山志》：南自光顺门即合沙门而西，城三百二十九丈，其门楼六间，敌楼三十间；东自东武门即行春门而北安边、临江二门，楼三间，敌楼皆五间，便门二一汤井，一船场。敌楼九间，城二百七十四丈，并沿城河二千九百尺。自东武门而南，门楼三间，敌楼二十四间，城三百一十丈，并沿城河三千六百尺，城高丈有六尺，而厚半之，石其基，累甃而覆以屋。太平兴国三年，钱氏纳土，诏悉堕其城，由是诸城皆废。皇祐四年，诏知州事曹颖叔以渐开修，乃自严胜门始甃一百五十丈。嘉祐元年守臣蔡襄、熙宁元年郡守章岷，皆请修筑子城，不果。二年，太守程师孟始修之，益以西南隅，周九百五十丈。旧子城西至宜兴门，今又广至丰乐门。八年，知州军元积中以女墙善坏，乃悉撤其覆瓦，甃以重甃，密置候楼，皆得瞰临之势。宣和三年，方腊反，州民李全等复以外城为请，又以贼平，报罢。绍兴元年，范汝为反，建州太守程迈乃发巷石，累城瓮门，设敌楼，寻毁。咸淳九年，稍增筑外城。终宋之世，州城不能复旧观也。元至元中，复废堕。至正末，平章陈有定稍缮完之。明洪武四年，命驸马都尉王恭修砌以石，北跨越王山为楼，曰样楼。或云：创造时，以此楼为式，故曰样楼。形家者云：会城四面群山环绕，唯正北一隅势稍缺，故以楼补之。今称镇海楼，上祀真武。南则因故外城绕乌石、九仙二山而围之，广袤方十里，高二丈一尺有奇，厚一丈七尺，周三千三百四十丈。城上敌楼六十有二，警铺九十有八，堞楼二千一百六十四，女墙四千八百有五。中卫指挥李惠等重加修治，并建楼周而覆之。城中架屋，形家以凤穴，登山俯眺，宛若凤毛焉。按黄仲昭《重修三山城楼记》略云：城高二丈一尺七寸，周围三千三百四十九丈。凡为门七，平山楼一，水阁楼五，滴水台阁楼六十二，串楼二千六百八十四间。周围池深七尺五寸，长三千三百四十六丈。内北一段连山，不通水源，百单四丈。古传云：龙腰山不可凿也。成化十九年，大风雨，楼榭尽坏。巡按汪奎缮理，以复其旧。嘉靖三十八年防倭，增置敌台三十有六。国朝顺治十八年，总督李率泰因防火灾，折换城屋，增筑

垣墙，高二丈四尺，厚一丈九尺，计窝铺二百六十四座，炮台九十三座，垛口三千有奇，马道五千五百三十丈。康熙三十年，总督郭世隆重建西南二城楼。雍正五年、九年相继重修，增筑女墙。乾隆十六年，总督喀尔吉善、巡抚潘思榘重修。道光间复大修。今城之门七，各门皆有瓮城重关，皆东向，唯西门瓮城中以墙隔之内各有垣。表曰南门，即旧夹城之宁越门也。城闾内砌石，屈曲如水纹，以制离火。按黄碑：王氏所筑之南夹城，有登庸、道清二门。今其址不可考。此则宋咸淳间增筑外城所改之宁越门也。或曰：即古登庸门。重关巍堞左右皆有翼楼，上有周将军祠，形势视诸城独壮。道光间灾，后重建。曰北门，即旧北城之遗爱门也。旧志谓即严胜门，误。按黄碑：北夹城门二：一曰道泰，一曰严胜。《闽都记》：严胜门，梁时在子城北隅，由平山东折而南，逾二十寻。今城屡拓，门亦不存。严胜者，刘宋时人，居迹于墙，霁火取赢甚薄。时忧旱，神告太守“必得严胜祷”，如其言，果应而雨，遂以名其门。旧有严公祠，明洪武三年，都指挥秦艺以旱祷而应，撤旧庙而新之，郡人陈珪为记。据此，则今北门，或谓宋时增筑外城所设。其曰遗爱者，以郡守元绛得名也。《名胜志》：宋郡守元绛数游升山，郡人因其去之日，易北门为遗爱云。今考：绛典郡在仁宋嘉祐七年，而增筑外城则在咸淳九年，盖宋初各城虽堕，而门尚存，故但易其名，非增设也。有谓即夹城之道泰也，近是。严公祠，今亦圯。曰东门，即旧外城之行春门也。本名东武，宋郡守严辟疆改为行春。曰西门，郡志：即北夹城之迎仙门。《三山志》：门外通怡山。梁时王霸升举，故名。亦名怡山门。治平元年，郡守元绛所作。曰水部门，郡志：即旧南夹城之水部门也，在城东南。《三山志》：夹城东南美化门，门内水步门，在临河务美化门内。按：水步门一名利津门，盖夹城东南之内门也。曰汤门，在城东迤北，即旧外城便门之汤井门也。《三山志》：外汤路，即安边楼门也。曰井楼门。在东北，即旧外城之船场门也。《三山志》：即临江楼门，内有井曰七穿井，门以此得名。水关四：曰雍水关，在水部门迤东，旧清水堰也，俗称水部门闸，引南台江潮，由河口凡三十六曲而入。凡百货之由南台船运而入，悉由此入城内河。曰西水关在西门迤南，引洪塘江潮，自西河口亦三十六曲而入。凡百货之由洪江入城者，咸由之。曰北水关，在城西北隅，旧为闸，引西湖水入城。《闽都记》：相传闽时凿渠引水西湖，贯城而入，沿丰乐门城隅，与浦尾潮相接，为浴马之所，且以涤秽云。其后多淤，民以为病。明万历十七年，知府江铎为葺治之，事详叶文忠相国记中。今为滨湖居民霸据湖利，筑坝以塞其流，而湖水不复入城矣。曰汤水关。在汤门迤

北,与澳桥河接,引龙腰东北诸山之水入城。西南二闸,舟楫随潮汐往来,百货所通。城中河道周折萦回于民居前后。北水关若开通甕塞,西湖小舟亦可以径入内河;唯汤水关则但以蓄泄潦水而已。时董侍郎应举曰:省城水法,龙腰东北诸山之水汇于溪,送入汤水关;龙腰西北诸山之水汇于湖,送入北水关;此二送龙水也。最妙洪、台二江之水,挟潮绕入西水关,环注而东;而海潮又自水部门直入,环注城中,与送龙水会,进以钟其美,退以流其恶,最为吉利。从来有水关而无闸限,亦不闭塞者,以潮汐往来,非若他处有出无入之水,虞其泄漏也。

唐陈翎《登郡城楼》诗:井邑白云间,岩城远带山。沙墟阴欲暮,郊色淡方闲。孤径回榕岸,层峦破积关。寥寥分远望,暂得一开颜。宋谢泌诗:湖田播种重收谷,道路逢人半是僧。城里三山千簇寺,夜间七塔万枝灯。鲍信诗:两信潮生海涨天,鱼虾入市不论钱。户无酒禁人争醉,地少霜威花正然。吕祖谦诗:路逢十客九青衿,半是同袍旧弟兄。最忆市桥灯火静,巷南巷北读书声。龙昌期诗:苍烟巷陌青榕老,白露园林紫蔗甜。百货随潮船入市,万家沽酒户垂帘。蔡襄《暮春登南门》诗:丽谯高倚晚天霞,满月平皋尽物华。十曲胡笳催鼓答,三重湘酎倩旗夸。连江急雨送归燕,拂地轻风移落花。强凭阑干还自问,此情何处是边涯。曾巩《北城闲步》诗:土膏初动麦苗青,饱食城头任意行。便起高亭临北渚,欲乘长日劝春耕。郭祥正《南楼》诗:楼外青山似故人,雨余山色净无尘。青山依旧人还老,一片离愁挂晚春。明陈勋《登北城镇海楼》诗:缥缈层城海上头,平临列岫俯沧洲。霜凋树色千家出,松作涛声万壑流。故里淹留唯短褐,暮天播落此登楼。稻梁何处归鸿急,伫立苍茫不散愁。陈亮诗:东西屹立两浮屠,百里台江似带纒。八郡河山闽故国,双门楼阁宋行都。自从风俗归文化,几见封疆入版图。惟有越王城上月,年年流影照西湖。王恭《冶城歌》:七闽山水多奇胜,秦汉封疆古来盛。无诸建国何英雄,赤土分茅于此中。荒城野水行人度,细柳春榕旧宫树。浮世空歌逐鹿时,断碣不辨屠龙处。忽从图画见三山,正在无诸故垒间。丽谯官署人烟积,塔庙琳宫野照间。琳宫塔庙相辉映,平远清冷海天迥。落叶霜传海外钟,垂萝月隐烟中磬。东城西郭骑纷纷,旂节朝朝候使君。谁拂尘衣访仙迹,独凌三岛望孤云。又《冶城怀古》诗:无诸建国古蛮州,城下长江水漫流。野烧荒陆啼鸟外,青山遗庙暮云头。

西风木叶空隍曙，落日人烟故垒秋。借问屠龙旧踪迹，断矶寒草不胜愁。

以下摘句，唐高适诗：大都秋雁少，只是夜猿多。东路云山合，南天瘴疠和。皇甫丹诗：路人从此少，岭木向南分。僧法震诗：海岛冬春雨，江帆来去风。僧皎然诗：岭重寒不到，海近瘴偏多。野戍桃梅发，人家翡翠过。李洞诗：南斗看应近，北人来甚稀。杜荀鹤诗：雨匀紫菊丛丛色，风弄红蕉叶叶声。北畔是山南畔海，只堪图画不堪行。陈轩诗：城里三山古越都，楼台相望跨蓬壶。有时细雨微烟罩，便是天然水墨图。王应钟诗：鼉桥隐隐龙江绕，雁塔双双雉堞回。落日寒潮螺女渡，冷烟荒草越王台。徐燧诗：十万人家烟漠漠，三山宫阙草芊芊。莲花高岫秋芜外，金粟荒台夕照前。又甲第朱门长乐郡，管弦灯火晋安城。夕阳仙观金钟杳，夜雨欧池剑气鸣。谢肇淛诗：云迷平楚高低树，风送寒潮来去舟。郑邦祥诗：夕阳南望挂浮屠，秋草荒台忆故都。金锁江空沉霸气，宝轮车散碎宫铺。

## 城内河道桥梁附

城内之河，萦回缭绕，与大江潮汐通，皆唐宋以来旧城濠遗迹也。自南水关闸引江潮入城，分二派：一从使君桥，在水部门内，今名古仙桥。宋大中祥符二年建，初名河西，与德政桥纵横数步。桥之东即清水堰。绍兴二十六年，乡人因置门名使君，并以名桥，后改名古仙，镌于石栏，并刻“仁政流芳”四字。经武安桥，在铁冶巷口。国朝雍正六年建，北通将军前，西通高节里。至通津门桥，桥名津门桥，本名兼济，即古罗城兼济门桥也。旧记：初从清水堰开河，通漠桥浦引潮贯城，横渡兼济门，盖伪闽筑罗城所凿也。宋咸平中，郡守陈象舆重浚，并门改为通津。又西经福枝桥、新桥，二桥俱在朱紫坊，乾隆年间建。至安泰桥、古罗城利涉门桥也。宋宣和中，郡守陆藻建亭其上，旧有《重修津渠记》，掌书记陶岳撰，在利涉门。《闽都记》：亭废，碑亦不存。《榕城景物考》：唐天复初，为罗城南关，人烟绣错，舟楫云排，两岸酒市歌楼，箫管从柳阴榕叶中出。曾子固《出利涉门诗》：红纱笼竹过斜桥，复观攀飞入斗杓。人在画船犹未睡，满船明月一溪潮。澳门桥、古罗城清远门桥也，俗亦称鸭门桥。虹桥，在光禄坊南，旧名板桥。有亭，后圯，易以石，俗名老佛亭桥。稍转而北，过常丰仓前，经金斗桥、在文儒坊西口，旧罗城金斗门桥也。馆驿桥，在衣锦坊西口，旧名车弩桥，系木梁。明成化间，易以石，以近三山驿，故名；俗称驿前桥。而会于观音桥，桥旁祀观音大士，故名。

与西水关之江潮会，西水关引洪塘江潮，从西禅浦三十六曲而入城，过太平桥与南潮合。按郡志：西水关桥在三山驿后；太平桥在水关之东。今止一桥。合而趋于浦尾，浦尾，今呼文藻山河沿。南水关之潮。又一派折而北，经德政桥，在古仙桥之东。《三山志》：德政桥，古桥渡也。绍兴十四年，僧觉渐作，阔九丈，为三门，号曰新桥。曩时大义、白田诸渡，至河津及城南有东适者，皆出澳桥，欲径者此渡焉。或曰白桥立，东走者免百步之迂，然北山七十里之水，会于澳桥之北，驻而后进，行未百步，复逡巡于此桥之下。时潦暴至尾閤不逮，东潮数十里田亩，莽为水病，由此故也。今考旧记则不然，东湖自晋开凿，正欲受北山之水；民自湮塞而为田，岂桥之罪哉！陈履书“德政桥”三字，镌于石栏。乾道二年建亭，今废。通澳桥，在东门大街，旧名去思桥。《三山志》：桥为罗城大壕，即澳桥。南从江岸开河口通潮，北流至澳桥，遂通东湖，直如沟洫，号直澳浦。相传无诸时，四面皆江水，此如屋奥，舟楫所赴，北会山原，东达行路。先时已有桥，宋开宝中，钱昱修。景德元年，谢郎中泌谋易以石，州民陈祐等奔走营造，泌去三年而桥始成。后泌死，州民相与缟素，祠祀之。《闽都记》：祥符七年，改名通津。熙宁八年，郡守元积中更名去思（案《三山志》：熙宁八年，元积中慕谢之政，于是举何武故事改曰“去思”），陈烈为记。后陆藻守乡郡，构亭其上，提刑俞向为记。其后祠亭俱毁，有石刻八字“宜戒前事，不可架屋”。按：今为八旗汛地，仍建亭其上，旁为卡房。接汤水关，有桥曰汤水关桥。稍折而西，经庆城寺前延庆桥，达狮桥在井楼门南。《三山志》作帅桥。至经院前桥，在狮桥西百步许，三牧坊北口。循仁爱桥，按郡志：仁爱桥在右卫前，古子城定安门桥也。今塞，桥梁仅存。考今河自经院前桥西流，至庙巷东口，稍逸而南，其旁有石梁，想即桥址也。郡志又有龙须桥，在屯田道西，今址失。勾栏桥，郡志：在玄坛河边。按今陕西会馆前有桥，改曰安澜，即其址也。而达于到任桥。在双门楼内，旧子城虎节门桥也。《闽都记》：晋严高开河通舟楫，因名大航桥，又名大桥。唐元和中，观察使薛翥重修，以油杉作堤限。宋熙宁中，郡守程师孟重修，改名乐土桥，俗呼毛应桥，今称到任桥。又西至于杨桥，一名雅俗桥，旧子城清泰门桥也。上旧有清泰楼，今废，俗称杨桥。通于合潮桥，东南二潮合流于此，故与发苗纵横相接，俗名双抛，有石刻“合潮流水河步”六字。接北水关之水，俱会于浦尾，与南潮合。

北水关引西湖之水入城，经北水关桥、宜秋桥在北门后曹，一名卧湖桥，即闽时凿渠处，详见前。南过定远桥，即旧子城于乐门桥也。《闽都记》：在

丰乐门外，旧名义和，今西门半街也。桥以东为遵义坊，以西为晋时西湖。今城屡拓，而湖湮塞，皆为民居矣。出发苗桥，与合潮桥会。发苗桥在水流坑北。《三山志》：子城西南隅发苗桥，昔有姬于此卖毳，因名。今普明庵旁旧桥侧有水闸，基石犹存。按庵今久废，闸址亦不可考。其杨桥之东，又有支河从开通桥下，开通桥，在杨桥东半步许之水石桥。北通一港，至众乐桥在督署而偏。俗称五显桥。抵宜兴桥而止，即西龙须河也。桥今塞，石梁仅存其一。按《闽都记》：俗谓鼓楼为龙头，双门楼为龙鼻，九仙、乌石二塔为龙角，龙须东西河。梁其上者四：曰便民、曰宜兴，并西曰龙须、曰仁爱，并东此即西龙须河也。《万历府志》：龙须河一自谯楼左畔屯田道西，经开元寺前剃刀桥入河；一自谯楼右畔登云坊边，经大中寺边入河。今考登云坊，旧在土街口，今坊废，而地犹称登云铺。宜兴桥本子城宜兴门桥，宋熙宁三年，拓子城至丰乐门，而此门不撤，故亦称宜兴内门，此河则其濠也。嘉祐二年，蔡襄《开河记》：自清泰门至宜兴门桥，长九十五丈五尺，宜兴门至州衙墙七十八丈。盖前此河身甚长，今则悉为民居矣。故北门半街尚有长河之名，而北后街有悦济桥址存焉。东龙须河址，今亦就湮，龙须桥亦无考。此城内河渠之大略也。按《闽都记》：初郡城凿渠通潮分二派：东南自水部门入，经虎节河而西；西南自西水关入，经观音桥至浦尾而东，俱会于双抛桥。西水又自观音桥而南，经常丰仓前至澳门桥，与东潮合。东潮，又自津门楼，经安泰桥，与西潮合。二潮吐吞，缭绕若带，会城一奇也。今民居淆杂，河渠多淤，潮亦罕接，治水者当加意云。按今河自庆城寺前以西，合潮桥以东，河身填塞日高，潮皆不接。而北水关外，又为近湖村民横筑一坝，而湖水不复入城，沿河居民抛弃粪秽，任意搭盖浮屋，自宜秋桥以南将为平陆矣。又按《三山志》：“今城东南地势卑平，潮上大江，自南台东北入河口津，经通仙门、美化门之东，接通仙门，钱氏所筑，外城之东南门；美化门则王氏南夹城之名。故今水部门外，犹有通仙境、美化境之名。至临河务，今水部门外河务境。入南锁港。北通德政桥，至去思桥，为罗城大濠。过桥北，出锁港，散入东湖。”自德政桥之西南，至河西桥以西。旧置闸名清水堰嘉祐二年，蔡襄开河有记。自清水堰口至兼济门桥，南岸百五丈九尺五寸，北岸百五丈七尺，泥面三丈六尺，底二丈四尺，深三尺。兼济门至利涉门桥，南岸百七十六丈，北岸加一丈八尺，泥面三丈三尺，底二丈二尺。利涉门至清远门桥，南岸百四丈一尺，北岸加八尺，余同上。清远门至发苗

桥,南岸四百八十一丈六尺,北岸四百六十八丈三尺,泥面三丈,底二丈,深六尺。发苗桥至清泰门桥,南岸四十八丈五尺,北岸四十二丈六尺,泥面二丈,底一丈四尺。清泰门至后河口开元寺前小石桥,南岸九十二丈九尺,北岸百八十九丈二尺,泥面二丈。小石桥至经院前桥,十八丈八尺,泥面二丈,底二丈,深五尺。经院桥至南禅寺斗门桥,南岸面七十六丈二尺,北岸百八十七丈七尺,泥面三丈,深四尺。发苗桥至乐输门桥百六丈五尺五寸,泥面二丈,底丈有四。乐输门至鹿顶门墙,九十八丈四尺,泥面二丈,底丈四尺。清泰门至宜兴门桥,东岸九十五丈八尺,两岸同,泥面丈有五尺,底一丈。宜兴门至州衙墙,七十八丈,泥面同上。小石桥至定安门,六十三丈六尺,泥面八尺,底六尺。安定门至东康门桥百丈六尺,泥面丈有五尺,底减三尺。按记中所载河道与今略同。惟小石桥至定安门,定安门至东康门,河道久涇,俱不可考。旧记:定安门在右卫前,东康门在丽文坊,然河道相距四十丈,远近似稍不合。东康门桥,今亦失其址。《闽都记》谓:今藩司仪门前东,即古东康门址,未知孰是?乐输门,即丰乐门,以近都仓,严辟疆改为乐输鹿顶门。据《三山志》:罗城西北安善门上有楼,内有鹿顶门。今西湖旁正伪闽为复道外,今以地考之,当在今北水关迤北悦济桥地也。南禅寺久废,即法性院也。《三山志》:在南津坊,开运三年置。初闽王作东西二宅,为诸子居,此其东宅也。其子延钧僭伪建为宫,后舍为院,号千佛南禅院。今考忠懿王祠,传为闽王故居,而庆城寺亦为延羲宅,地皆相接。疑钱氏有闽,令建庙以祀王,因即此创建耳。斗门桥,今不知何处。小石桥至定安门,即东龙须河也,今河亦塞。

## 城外濠

城外之濠,据郡志:明嘉靖三十八年,防倭增置敌台。环城三面甃濠,深七尺五寸,广十丈,延袤三千三百四十六丈有奇,此则今城之濠也。《郡志》:于城濠下,只引旧子城、罗城、夹城、外城之濠,则统城内外河道言之。惟“水利,城外河”下引《三山志》云:“自通仙门西今水部门外通仙境分为三:一自通仙门之南,入通仙桥,西行经洗马桥,别分一支南横通韭菜桥,又东西分为两支,面南名玉筋水。而西会于夹城濠之西南隅;一自美化门之西,入教场南,过宁越门外九仙桥,西逾宿猿洞址,过西门迎仙桥,乃北通西湖,至遗爱门



池桥；一自德政桥之西南，至河西桥以西，置闸，吸大河水贯城，而西经通津门桥，次安泰桥，次清远门桥，次板桥，次金斗门桥，直抵浦尾，折而东，经金墉桥与甘棠闸潮相遇。其东别为二：一自通仙门之东北行，至临河务水门，分支濠，绕外城而北，过行春门外乐游桥，又绕外城而西至汤井门，接去思桥河尾。”此则专就城外河道言之。今濠多因于此，唯汤门至井楼门，抵龙腰东一带，尚未详耳。今七城之外，跨濠皆有桥，如南门外之九仙桥，即今城外板桥。景德四年，林洪范《合沙门记》：初造以木，袁郡守逢吉易以石梁。或曰梁开平二年，闽王作。元符二年，颜象环建亭其上，更今名。《正德府志》：元季毁，今仍为木梁。又南为洗马桥，旧为木梁，外城濠也。水部门外之板桥、通仙桥，板桥木梁，一名镇海桥；通仙桥在其南，宋乾道间构亭。井楼门外之四明桥，北门外之通爱桥，夹城之濠也。南门外之沙合桥，即今小桥东门外之乐游桥，即晋安桥，旧外城行春门桥也。西门外之迎仙桥，即今板桥外城之濠也。想明时凿濠，大抵因唐宋之旧，而加以疏通耳。《郡志》载城外之河，亦仅录《三山志》一条，余皆疏略。从来修城之役，亦未有议及浚濠者。近河渠日壅，仅西北一隅倚湖为固，余皆湮塞，潮汐罕接，求所谓广十丈、深七尺五寸者，无有也。疏通清复，非今日之急务乎！

### 附旧城考略：

**冶城** 闽之有城，自冶城始，至晋太康始改迁，旧址遂不复可稽。《三山纪略》：冶山者，古冶铸之地。闽越王都于其前麓。《图志》谓在今藩署北里许。《三山志》：闽越王故城，在今府治北二百五步。又《闽都记》：将军山一名冶山，在贡院西南，闽越故城。又“城隍庙”下云：晋太康迁城建庙。今合诸说考之，其地当在今诸古岭以南，城隍庙以北等地也。故今华林寺及乾元废寺，今钱塘巷地皆指为冶城故址，说近是。

**子城** 晋太康三年，郡守严高所筑，自晋迄六朝皆仍之。

docsriver 文川网  
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

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

所传郭璞《迁城记》，近形家言，并不详其規制。郭璞《迁城记》：桑田为海，人事更改。六旬甲子，当有其害。更者重衣，周回重载。郑国归朝，重关为待。鸟出木空，千载不昧。前有双眉，重施粉黛。溪涧水来，尽归于海。主揖其客，客住主在。稳首东日，高山镇寨。木自添金，因城右兑。但见蛇影，莫知坐亥。事过方知，知而未会。龙山高山，光照其代。巧妇能裁，得令人爱。若解修心，得其终倍。市笼放火，聚集磊磊。有一老翁，手持竹筒。重添新宰，在言不在。铭曰：泰康之载，迁插陋基。四邑牢城，层峦三径。洪许南流，瑞龙地应。其主螺女，现对花峰。千载不杂，世代兴隆。诸邦万古，繁盛仁风。其城形状，如鸾如凤，势气盘孳，遇兵不饥，遇荒不掠，逢灾不染。其甲子满，废而复兴。唐僖宗中，观察使郑镒修拓其东南隅。天复元年，王审知据有闽土，创筑罗城环于城外，寻又筑南北夹城，于子城旧门多所更易。宋初悉废堕。熙宁中，郡守程师孟始据旧子城修复，益拓其西南隅。咸淳中，又于郡外城增筑焉。盖已兼罗城之址，非皆晋子城旧制也。《三山志》所载门楼之名，大抵皆熙宁间所修者。今就其可考者言之，子城门七：正南曰虎节门，在今到任桥，按其西尚有虎节河沿之名。东南曰定安门，闽王审知作，郡守严辟疆改今名。今右卫前，按即卫前街也。东曰康泰门，王审知作，名东康。治平初，郡守元绛更今名，上有楼名东山，今丽文坊。按今丽文坊北贡院云路坊旁有里社，称东山境。其东称大楼铺，或皆以城楼而得名也。又考蔡襄《开河记》，自小石桥至定安门六十三丈六尺，自定安门至东康门桥百丈六尺，是当时二城之外，皆有河也。今河塞，城址亦湮。其云皆王审知作，则不皆晋旧可知也。西曰丰乐门，旧罗城门，郡守严辟疆更名乐输，以近都仓也。熙宁二年，拓子城，遂为子城门。建炎初，更今名。按《闽都记》：旧名义和都仓，即今旧米仓也。西内宜兴门，旧子城门也。熙宁二年，拓子城至丰乐门，而此门不撤，故称宜兴内门。宜兴桥巷即今马房巷。宜兴门桥在今十街口，石梁仅存，俗称弹棉河沿。西南清泰门，有清泰楼，今废。门外雅俗桥，即今杨桥。正南虎节门外有重关，名还珠门。闽龙启元年作，名镇闽台，又名龟头门，在今布政司南。宋大中祥符间，郡守严辟疆改名还珠。绍兴元年火，寻复建。元延祐四年重建。明成化十三年，复毁，十七年重建。弘治、正德间，屢灾。正德丁未，布政使陈珂重建，易以砖甃，上开明窗。国朝康熙二十年，总督姚启圣、巡抚吴兴祚改创，扁曰狮子楼，俗名双门。五十九年又灾，巡抚吕犹龙重建。《闽都记》：双门之中凿石为狮子，压制南面五虎山。明林瀚《还珠门记》：门以还珠名者，复古也。是门当薇垣前数百步，上为楼台阙，其下分两途，屹立闽越通街，一方之锁系

焉。郡志载：其为五代唐王审知所创。初名“龟头”，意与“归投”者音合，图维得众，所见抑何陋耶！迨赵宋抚有天下，借伪削平。大中祥符间，严辟疆以侍御史出治吾榻，更曰还珠。盖取汉孟尝守合浦，德政所感，去珠复还之意。后八九十载，政和中，黄龙图学士袁两知是郡，因其颓圯而新之，名犹旧也。至成化丁酉毁于回禄，维时方伯李公麟、钱公珽相经画重建；翰林学士四明杨文懿公守陈记之，更署曰镇闽台。弘治甲寅、正戊辰，上下三十余年，已三罹于灾矣。盖其飞檐耸栋虽极工致，而延燎易及，识者病焉。辛未春，钱塘陈公珂以闽观察使两转大方伯于蕞垣视篆，未几，百废皆举。而此门楼实按藩司，昔谓重讎双门，出人经之，尤所先也，爰捐俸募工，伐木采石，经始于是岁之季冬，越明年壬申仲夏告成，址度广轮，并如昔不增，但夹以高垣，墁以坚甃，通以阁道，四面明棖洞达，无榑桷节栌之华。前后扁三字，公亲笔也，宏朴浑坚，可寿悠远，他虞释埃矣，云云。郡志：按《三山志》还珠门，闽龙启元年作，名镇闽台，又名龟头门，则是门实王麟所筑，非审知也。前志谓为王审知创，而林记引之，不加是正，均误。又考双门凿石为狮子，始见于《闽都记》，亦未详所创何时，他志亦不载，林记亦未言及，大抵明中叶以后始有耳！子城，城上之楼有九，皆程师孟所创。按《熙宁图》：西湖楼、蕃宣楼、五云楼，城西南下金铺桥；《闽都记》：蕃宣楼在子城西北，西湖楼在蕃宣楼西。赵汝遇重浚西湖，即其地建澄澜阁。蕃宣楼后为碧峰亭，今并废。考澄澜阁旧在子城西门上，当即今土街迤北地，盖是时北街以外皆西湖也。五云楼或作望云，其地不可考。金铺桥，在今文藻山河沿。三山楼，城东南下长利桥；长利桥，俗名剃刀桥，在开元寺前。清微楼，清泰门上；清微楼，一作清风楼。清泰门，即今阳桥北。泰山楼，康泰门上；泰山，一作东山。康泰门，一作东康，详见上。堆玉楼，城东北隅；绍兴年间，即其址创观风亭，今未详。缓带楼，在子城北；《闽都记》：淳熙三年，即其址创超览亭。坐云楼，城西，今怡山阁。一说无坐云楼，而有九仙楼，旧名清风桥。下负墙，为亭三：一曰雅歌，二曰吏隐，三曰春风。浚其隍，为桥十二：虎节门大桥，即今到任桥。清泰门雅俗桥，即今杨桥西南隅发苗桥，说见《河道》丰乐门义和桥，即今定远桥宜秋桥，今卧湖桥东南隅长利桥，定安门仁爱桥，今塞康泰门乐游桥，蔡襄《修河记》名康泰门桥，今废。非今东门外之晋安桥也。清泰门众乐桥，今称五显桥。开通桥，众乐桥北便民桥，今塞宜兴门桥；疏以二门，拒以一插。门插今不可考。按子城之门，据《三山志》唯正南虎节，西内宜兴，西南清泰，三者为子城旧门。其三者云皆王审知作，则非晋旧可知也。且北门亦缺。即熙宁间所创之九楼、三亭，其名仅存，而址皆不可考。

蓋城经屡拓，而纪载缺如之故也。

**罗城** 《三山志》：唐天复元年，王审知创筑罗城四十里，设大门及便门十有六，水门三。按黄滔《天王寺碑》：大门八，便门九，水门三。南曰福安门，福安之东曰清平门，西曰清远门，其西北曰安善门，安善之东曰通远门，其东曰通津门，通津之北曰济川门，其西曰善化门。宋熙宁二年，既增筑子城西南，罗城西门缺，不复作。丰乐门已为子城西门。政和五年，利涉门灾，罗城南门复废不治，二方雉堞淹没断绝，遂与子城通矣。今门存者七：南利涉门，双门有上重楼夹阁，政和五年灾，此门遂废。按即黄碑福安门也，在今安泰桥，详见《桥梁》。东南通津门，祥符九年，严辟疆改名兼济。康定二年，沈遵复旧名。按唐时罗城唯此门今尚存，俗呼津门。《闽都记》：上有楼，祀五显，今仍之。东海晏门，严辟疆改名，俗呼鸡鸭门。按即黄碑清平门也，在今澳桥西。东北延远门，按即黄碑通远门也，在今贡院前。考今贡院东有里社，曰延远境，俗呼北院后，当即其地。北永安门，按即黄碑济川门也，在归怀安县治后，今名永安境，考境今钱塘巷内。西北安善门，上有楼，内有鹿顶门，今西湖旁正伪闾为复道处。郡志按即黄碑安善门也，今西湖。考蔡襄《修河记》：自乐输门重鹿顶门，塘九十八丈。以势考之，当在今北后街营尾地也。西南清远门。俗呼鸭门，旧以丰乐为罗城与清远门接，故中间又有金斗门。熙宁拓子城，遂自金塘桥以南皆无城，门亦废。郡志：即黄碑清远门也，在今鸭门桥。又按黄碑有西曰善化门，此无者。缘宋熙宁二年增拓子城，以此门作子城门，易名丰乐故也。

**夹城** 《三山志》：梁开平元年，王审知初筑南北夹城，南夹城，今宁越门东西一带。北夹城，今严胜门、遗爱门是。谓之南月城、北月城。黄滔《万岁寺》诗：“新城似月圆。”南城大门二，黄滔碑：一曰登庸，一曰道清。累砖甃，设悬门外楼橹七十间，便门六，水门二，浚濠以通潮汐。北城大门二，黄碑：一曰道泰，一曰严胜。便门五。南城大濠百五十步，北城决河通西湖。黄滔记：后渐湮塞，今多豪右占租。今门六：南宁越门，双门，王审知作，名登庸，以协郭璞迁城之讖；长兴二年，延钧改名为闾光。严辟疆改为宁越。按即今之南门也。东南美化门门内水步门，旧临河务美化门内。郡志：水步门一名利津门，今为水部门，在城东南。按明初筑城，东南一隅地，视旧城稍缩入，故今水部门外，尚有美化境、河务境之名。东北井楼门，郡志：门内有七穿井。北严胜

门，旧传刘宋时有严胜者居此，因以名门，详见前。郡志：在平山东，今废。西北遗爱门旧名升山，治平元年，元绛作；明年移尹南京，父老请于府，愿以元之政绩名之，遂改今名。按即今北门。西迎仙门门外通怡山，梁时王霸升举处，故名。郡志：即今西门。唐黄滔《天王寺碑》：略公之筑城也，恢守地养民之本，隆暂劳永逸之策。其名举一而生三，法阳数也。曰大城焉，南月城焉，北月城焉，周围二十六里四千八百丈，基凿于地十有五尺，作土胎石而上，上高二十尺，厚十有七尺，外甃以砖，瓦一千五百万片。上架以屋，其屋曰廊，其大城之廊也。一千八百有十间，自廊凸而出之，为敌楼。楼之层者，二十有三，又角立之楼六，其二者，层复层焉，皆阑干钩联，参差焕赫。而廊之若干步一铺，又各以鼓而司更焉。凡三十有六，谓之更铺。其四面之门八；其南曰福安门，福安之东曰清平门，西曰清远门，其西北曰安善门，安善之东曰通远门，其东曰通津门，通津之北曰济川门，其西曰善化门，皆铁扇铜扇，开阳阖阴。门之上仍揭以楼三间，两挾两嚮，修廊双而。远碧门之左右又引而出之，为之亭两间一厦。又匪楼之门九，曰暗门焉。又水门三，其二树根筛波，卸帆人舟鸣舷，柳浦回环，一郊堤诸万户，注之以堰二，渡之以桥九，镜莹虹横，交舫定蹄，斯大城之制也。粤南月城也，东贮九仙，西盛乌石之二山，嘉树蓄云，茂草藏秀。城上之廊一千有三间，敌楼有四十有九，楼之层者三，其门二：曰登庸，曰道清。其上之楼，其下之扉，左右之引亭，建暗门八，水门二，其堰一，其桥五，及廊之更铺二十，悉与大城类。其外之东西复距而出之，谓之横城。其东也，城上之廊四十二间五厦，其门一，斯南月城之制也。伊北月城也，城上之廊六百四十二间，敌楼二十六，楼之层者十，其门二：曰道泰，曰严胜。其上之楼，其下之扉，左右之引亭，建暗门四，水门二，其桥一，及廊之更铺十有四，复与南月城类。又甃而出之，谓之横城。城上之廊五间一厦，其门一，斯北月城之制也。其东画长川以为池，西连乎南盘别浦以为沟，悉通海鳞，朝夕盈缩之底，波泽鳞介，岸泊滕艘。北截越王之故山，派西湖以之为障，若鳌之负，如瓠之置，轩轩翼翼然，天设之府、神开之地也。

外城 《三山志》：宋开宝七年，刺史钱昱筑东南夹城，即外城也。南自光顺门而西，即合沙门。城三百二十九丈，其门楼六间，敌楼三十间。东自东武门而北，即行春门也。安边、临江二门，楼三间，敌楼皆五间；便门二，汤井、船场。敌楼九间，城二百七十四丈，开沿城河二千九百尺。东武门而南，门楼三间，敌楼二十四间，城三百一十丈，开沿城河三千六百尺。城高丈有六尺，而厚半之，石其基，累甃而覆以屋。太平兴国三年堕之，因其址，茨小垣

以周焉。今濠隍淹塞,半为民田矣。门凡六:合沙门,嘉祐二年,元绛作,名远南。政和二年,张励更今名,按今在南台小桥北。东南通仙门,美化门之南,严辟疆名乐郊,后改今名。按今门废,而水部门外,尚有通仙境之名。东行春门,旧名东武,严辟疆改名,按即今东门。东北汤井门,外汤路,即安边楼门也。郡志:即今汤门。船场门,即临江楼门也。郡志:即今井楼门。按此,疑即北夹城之门所改。西怡山门。治平元年,元绛作。郡志:即今西门。按此,疑亦南夹城之旧门也。

此唐宋以来废城旧址,可考者之大略也。宋时,自南台渡江十里,次合沙门,次宁越门,次利涉门,次还珠门,次虎节门,次威武军门,即今鼓楼次都督府门,即今藩署头门丽譙凡七。程太卿诗“七重楼向青霄动”,王尚书诗“七楼遥直钓龙台”,是也。政和五年,利涉门火,仅存六譙。盖其时诸城虽堕,而各门楼尚存也。元时复废堕,明初更筑今城,乃非复旧观矣。今惟还珠鼓楼尚存。都督府门,今为藩署头门;宁越门,传即今之南门。然还珠门,自明中叶改用砖甃;鼓楼,亦于国朝道光间改砌,如还珠门之制。都督府门,考《三山志》:唐上元二年创,钱氏归宋,凡伪世门额悉废,惟威武军大都督门仍旧。明万历间,成戡修旧额,蔡襄书后张致远重书。列戟十有四,谓之仪门,亦曰衙门。按今旧额亦废,惟重楼五间巍壮,视他署特异云。

## 形 胜

福郡志:闽诸山皆北来,拱于会城。其水则汀、邵自西溪汇于延平,建宁自东溪亦汇于延平。四郡之水合流,由江入海,此其易见者。若兴化仙游县游洋溪达永福之大樟溪,流至侯官阳崎入江。泉州德化县水,东流迤邐至永福之三十五滩,与侯官江流相迎。漳州龙岩之大池,经丰田入汀州永定;又一派入上杭,更一支入连城汇长汀。则七郡之水,朝宗会城,此全郡之形势也。自郡城而论,则越王山为主山,脉自大嘉山,由五凤越龙腰入城,为负

痕。南面山有四案：横山第一，天宁山第二，高盖山第三，方山第四。水环束有九条：到任桥第一，安泰桥第二，九仙桥即南门外板桥第三，洗马桥第四，虎策桥在洗马桥南第五，沙合桥即今小桥第六，万寿桥第七，江南桥即仓前桥第八，乌龙江第九。西北则诸山环绕，东南则双江带流，洪江内抱，台江外卫，此郡城之形势也。

《闽都记》：“三峰峙于域中，越王、乌石、九仙称三山，比皆鼎峙城中，半截郭外。二绝标于户外，左鼓右旗，称为闽南二绝。甘果方几，方山，唐赐名甘果山，今称五虎山，为郡之南案。莲花现瑞，莲花峰，城北隅，为郡之负痕。襟江带湖，东南并海，二潮吞吐，百河灌溢。山川灵秀所都耶，逢兵不乱，逢饥不荒，沙台南台路通河口，海滨邹鲁，而自古记之。”

明董应举《省城山川议》：“省城自龙腰过脉，建起为样楼山，再建为屏山。布政司山，中藏三山，为孕育地，乃自上分宗，西行一支，转结乌石，横度平远，以收其灵秀，此城内山之定局也。龙腰最微最贵，此一城之命脉，不可不保护，妄凿盗埋，法诚宜禁。”“若论省城水法：龙腰东北诸山之水，汇于溪，送入汤水关；龙腰西北诸山之水，汇于湖，送入北水关：此二送龙水也。最妙洪、台二江之水，挟潮绕入西水关，环注面东；而海潮又自水部门直入，环注城中，与送龙水会，进以钟其美，退以流其恶，最为吉利。从来有水关而无闸限，亦不闭塞者，以潮汐往来，非若他处有出无人之水，虞其漏泄也。”

王世懋《闽部疏》：“天下堪舆易辨者，莫如福州府，登行省三重楼，北视诸山罗抱，龙从西北稍衍处过行省，小山坐其中，乌石、九仙二山东西峙，作双阙。其外托则东山高大，蔽亏日月，大海在其外，是谓鼓山；西山邈迤稍卑，状若展旗，曰旗山，以配鼓。其前则印山若屏案，似入巧凑泊而成者，然犹未睹水所经宿也。登道山以望，则大小二水历历在目，大江从西南蛇行方山下，南台江稍近城而行，大江复从南稍折而东北，南台江水合之，汪洋弥漫，东下长乐入海。其山川明秀如此。土人犹谓方山稍西，俗名五虎，



迫视有猛势,以为微缺陷处;然予谓即削方山而平之,亦终不能作大都,何者?愈显则根愈浅,愈巧则局愈小。”

谢肇淛《五杂俎》:“建业之似闽中有三:城中之山,半截郭外,一也;大江数重,环绕如带,二也;四面诸山,环拱会城,三也。金陵以三吴为东门,楚蜀为西户;闽中以吴越为北门,岭表为南府。至于阻险自固,金陵则藉水,闽中则藉山。若夫干戈扰攘之际,金陵为必争之地,闽可毕世不被兵也。”

按闽地僻处东南,形势不足以控中原,本非用武之国。然山川襟束,自为藩篱,其险天设,形胜略与蜀同。山则高峰万叠,磅礴郁积,无数里之平原。仙霞、分水、五虎、杉关,一夫守险,万人莫入;鸟道羊肠,登天入渊,虽蜀道无以过焉。水则自辟源流,不肯受邻省涓滴,建、邵二溪建瓯而下,篙师失手,蛮船立碎,视瞿塘、滟滩犹安流耳。沿海诸郡邑,控制渤瀛,岛屿罗列,屹为雄镇者不下数十。舟航四达,登莱、天津,视若户庭;东南诸夷,直可以足蹴之,此则蜀之所不逮也。特山高田少,谷米不足于供,逊于蜀之饶沃耳。以省会而论,古、屏扼上游之冲,长、福控下游之背,连、罗固东北之防,此皆驿道所必由也。而东南一隅,距海仅百余里,一潮汐可抵城下,则尤为门户之要。建、邵二溪自困关合延平以南,古、屏、闽清及侯官西北诸溪水,汇于马湫江。至石岙,歧为二:一自北而东,经洪山、南台,循鼓山下而东;一自西而南,经洪塘,由金锁江、阳崎江合永福之流,折而东为峡江。东二派合流,汇为马头江,中流有浮礁,曰罗星塔。有城在马江中流,当省会要冲,属抚标汛防。又东为员山水寨,江面辽阔,有城,属督标水师汛。对江为洋屿,水师旗营驻焉。雍正六年,添设旗下水师,兵六百名,于乌龙江下流三江口驻防操练,并不时巡查一带港汊、盐泉、盗艇。《水师营图说》:统福、兴、漳、泉诸郡形势而论,则泉之厦门,福之闽安,更为海洋咽喉。厦门特设水师提臣,驻扎其地,闽安亦设有副将防守。而洋屿水师旗营之设,又为闽安之犄角也。查闽安去城百里,海舶之来必由五虎门以入,有闽安以捍御于外,又得洋屿以应援于内,销钥既严,哨船尚懈,将全闽亿万群黎并登衽席之安矣。又东为琅琦江、闽安镇,由五虎门入海,

闽安镇距省城八十里，为海口要冲。时时倭寇屡犯，国初海寇亦盘踞于此。镇城及南北岸炮台，皆顺治十四五年所造。琅琦山在中流，其麓有金牌寨，设炮台，康熙五十七年造。此海口门户之要冲也。明董应举《省城第一门户议》曰：闽安镇东出为五虎门，北为荻芦门，南为壶江鼓尾，并出大海，其上为急水门，南有嘉登之风埔山，北有新安之桃源山，夹立不及三百丈，双龟、熨斗结之，此镇门东喙第一要地也。闽安镇南出为琅琦门，其最险者为长乐丁石澳，六山倚聚，与嘉登里之海屿相对，江面虽阔，中有积沙，大船难涉行，边澳乃有港，舟舶所从入，此镇门南喙第一要地也。夫扼险者，扼于内，不如扼于外。今急水、双龟门已建筑城，敌台对峙，有急而锐近，贼船不能飞渡，则镇门之东喙固矣。若城急水，不城丁石，犹为失险，贼犹得从梅花南入。若丁石距山而城，其险天设；又宿兵船于城下，北风则宿于琅琦，贼虽百艘，不敢越此南入，此为镇门之南喙。长乐之铁障，保护省城门户之策，断无逾此也。按此议极当，然今昔情形不同，今海坛既设总兵二营，则镇门南喙多一藩篱，自梅花所以南，沿海各岛屿咸资保障，固不在于石之城与不城也。盖省会海口以南，北茭为险阨；南茭在梅花所，东有三礁巷，内沙浅，南来之舟必泊磁澳，候晨潮方济，便风则自外洋纵纒。磁澳今为海坛汛防要地；而内门与闽安相犄角，沿边老岸又有长福营弁兵防守，镇门之南喙固矣。北茭属连江县，宋元皆设水寨，名荻芦镇。明洪武中，改名北茭，并置城于此，与定海相为唇齿。其地山穿入海，复为巨石涌出，有小牛、大牛、覆釜、鸟喙四礁，交错竖立。稍左有仰月山，障南下之水；稍右有洋屿山，障东下之水，两水合冲直注茭澳，巨浪横激，过此者必审风审流，方可按驶而过。若风逆流逆，冲冒竟行，多有复没者。此二者皆天险，防守得人，贼舟断无能飞渡。今统计省垣海口，镇以一总兵、一副将，参游都守十余，水陆营制凡八，而烽火桐山等营之为闽安镇外辖者不与焉。沿海防汛，星罗棋布，有形险阻，不过如斯。苟将弁得人，船械整饬，巡防周密，则亦不必为之过计耳。至上下游驿道所经，除东路抵海外，自省会经延平，抵浦城，曰西路，此由省晋京之驿路也。而由延平经邵武，达江西，亦由之。江西入闽有二道：一由河口，逾分水，入崇安，经建宁，下延平；一由杉关，入光泽，经邵武，亦会于延平。然前此，驿道由建安径入古田，经侯官西北而抵省，有不尽由延平者。唐末黄巢入闽，实由此道。按《三山志》：宋初，本州及南路递角，并从西门至剑、建及官员驿料，经水口嵩溪驿支給，久以为便。崇宁元年，因本州申请，以古田不当驿路，及西门一去水口中间，有号倒羊、猪獠岭、和尚孟一带，路不通轿乘，及小目、安仁两溪置渡子三人，古田置解子三人，岁支雇钱七八十贯，以为费多，乃废。西门路遂从北门铺雪峰路以去，不由南剑直抵建州；又从古田县西南，次从谷口出南剑。五年，复以北门路支费不贲，仍旧行西门葛崎、陈湖等，至芋洋十二

铺, 通接营顶。按: 今所行驿路, 即宋初之旧路也。然惟走递文报由之, 若星轺往来, 及餉糈军旅, 则直由洪山桥水路二百里, 抵古田县水口驿, 较为便捷。至崇宁所创新路, 则自建安之西, 直达古田, 循雪峰, 经大湖县丞所辖之五县寨、冈洋等乡, 由上、下寮抵省北门, 虽道途寥寂, 轻齎之行旅, 亦多由焉。若地方有事, 则上游之间道也。自省南门过大桥, 经白湖、三角埕, 渡江抵大义坊口, 接福清界, 曰南路。此下游与泉、漳入省之孔道, 而由粤东来者, 亦由之。然自宋、明以来, 驿道变易不常, 歧路之中亦有歧焉。《三山志》: 往时驿路出方山渡, 江面弥漫, 无风准二十里, 有风准七十里, 沿两沙洲随潮而进, 二时乃济。既有倾复之患, 又有候次之劳, 风潮弗律, 候或一二日。甬登南岸, 即陟方山岭, 又有佛岭、白蒲岭、热隔岭, 乃达太平驿。宣和六年, 俞提刑向以西峡水面五里私商往来之道, 命本邑治道, 由玉泉院、峭尾、鼓山人新路, 经弥陀山、西方院、真隐峡江北岸亭渡、沈峰、白鹿寺逾岭, 抵福清界, 行者便之。寻自枕峰前良步角、良山院通麻溪桥、濂溪桥, 过常思, 通旧路, 遂不登白鹿, 履道尤坦。于是, 以方北铺移西峡路石铺桥头, 方南铺移于枕峰院前, 大田铺移于大田驿, 下接常思铺。今于城门村渡以避峡流之迅, 且约数里也。《万历府志》: 原路自北而南来者, 由横山、江南、白湖、龙卧、方北, 凡五铺, 至峡江渡江, 由圆屯、枕峰、方南、梁山, 凡四铺, 至大田驿。万历四十年, 改设官路, 避峡江之险, 从仓前铺折入侯官白鹭铺; 由阳崎渡江达闽县蒙山, 萧家道诸铺, 至大田驿, 始会归路, 于是江南十八铺俱废。又, 万历四十一年, 以阳崎不便往来, 复自南台起二十里, 至吴山建一公馆。于鸡母屿, 置一浮桥, 又由鸡母屿渡江, 抵萧家道登岸, 又建一公馆。其阳崎铺舍仍存兼行。按二路兼行本一时事, 见叶文忠记中。寻复行峡江路, 而阳峡遂废。今惟兴化肩贩, 从永福辜岭至大樟, 顺流抵阳峡, 为捷径云。自省城并楼门来宜铺, 逾北岭、汤岭, 经连、罗抵福宁, 曰北路。而由浙东温、台来者, 亦由之。其由东门逾古岭, 循山径, 亦可达连江。此道里四达之大概也。其由粤东入闽者, 或由大埔达上杭, 上杭县之峰市, 与广东大埔接壤, 为粤盐入汀之孔道。经连城下永安, 由延平抵省城。其由龙、永二州入省者, 亦多取道延平, 不必皆由兴、泉一路也。

城内古迹总略其地有专属者, 皆分系于坊巷之下; 其难以分隶者, 总录于此。

**榕 城** 福州旧产榕, 故有榕城之称。宋英宗治平中, 张伯玉守福州, 编户植榕。熙宁以后, 绿阴满城, 暑不张盖。程师孟守

是郡，有诗云：“三楼相望枕城隅，临去犹栽木万株。试问国人来往处，不知曾记使君无？”

**三山九山** 会城旧有三山之目，又曰九山。谚云：“三山藏，三山见，三山看不见。”是也。见者曰：越王山、九仙山、乌石山鼎峙城中，三者最巨，故称三山。其藏与不可见，向无定论。或以罗山、芝山、丁戊山为藏，灵山、钟山、玉尺山为看不见。其实省城山脉，自龙腰入城，建起为郡负宸者，曰越王山。越王山南行复起为乌石、九仙山也，东西峙为门户。三山之脉，蜿蜒起伏，如瓜引藤，贯于城中，随地异名。冶山、芝山、灵山则越王山之支者，罗山、丁戊山则九仙山之支也，玉尺山、钟山则乌石山之支也。今以古迹之隶于各山者，分疏于后。

**越王山** 在城北，半蟠郭外，周回数里。其南曰屏山，以形若屏宸也。一名平山，贡院负焉。其上今为各营火药库。越王山巅旧有环峰亭，宋光宗御书。有绝学寮、宋丞相张浚读书处。《三山志》：环峰亭，旧名四见。有太守刘瑾、罗畴诗，后更倚云。乾道丁亥，光宗赐名环峰，仍洒宸翰以贲之。又有天泉池，池侧有泉山堂，宋绍兴间殿撰薛弼建。又有玩琴石、相传为越王鼓琴处、饮马泉、今在越山书院后、金鸡井，下为华林寺。钱氏时建，详见《坊巷》。明初，跨山筑城，建楼于其上，曰样楼，今更名镇海楼。上祀真武，《闽都记》：旧有翠涛亭，以松名，今废。下为越山书院，国初郡人建，为郡人士肄业之所。道光间，官延师主讲，郡守令捐俸，为生童膏火，遂与鳌峰、凤池两书院埒。前为讲堂，后为六子祠，又后为文昌阁；阁之左有泉一泓，镌曰“饮马泉”。旁团瓢数椽，额曰“占叫佛庵”。据《闽都记》，明建也。前左为陈观察岩祠。南为普济堂。国朝雍正二年奉文建，计堂房百三十九间，以养孤贫者。其南麓冶山也，又名泉山。城隍庙在其麓，俗称城隍山。其西曰王墓山，内有一邱隆起，相传为无诸塚云。左曰将军山。宋《治平图》曰泉山；《熙宁图》曰将军山。山下有宣毅、广节诸营也。今曰冶山，又曰城隍山、王墓山，其实皆一山耳。盖越山之支南下者，自贡院以西、藩署以东，皆相联属。经拓试院，又创建神宇，盖以民居淆杂，井凿者多，故随地异名耳。近城隍山左右无知者，复创建司神庙宇，妄行刈凿，山无完肤矣。唐时刺史裴次元于其南辟球场，即山为亭，勒二十四胜。《名胜

志》作二十九胜。有望京山、观海亭、双松岭、登山路、天泉池、玩琴台、筋竹岩、枇杷川、荻芦冈、桃李坞、芳茗原、山阴亭、含清洞、红蕉坪、越壑桥、独秀亭、笱笮砌、八角亭、盘石椒诸胜，今皆废。西有小阜，藩署负焉。《闽都记》：晋严高卜迁，为图以咨郭璞，璞指一小山阜，使迁之，即此。又《万历府志》：西麓曰马牧山。《方輿纪要》：南唐攻福州，自马牧拔寨而入，即此，今未详其地。按《三山志》云：《汉书·朱买臣传》：故东越王居保泉山，今更徙处南行，去泉山五百里，居大泽中，今发兵浮海，直指泉山，可破灭也。是时武帝六年，东越王余善之立已二十五年，买臣故言：旧时东越王只守泉山之险，今乃去之而南，可直指其巢穴而取之，盖为所都之地。颜师古曰：即今泉州之山，谓福州也。自隋文平陈，改丰州为泉州。唐及元置福建折冲，亦号泉山府兵，皆即今之冶山为名耳。按此则《寰宇记》指今泉州之清源山，古名泉山，为余善所保之地者，恐误。又按《浦城志》以邑之福罗山为古之泉山，谓为余善所保之地，恐亦非。宋李觏《越王山》诗：腊后梅花破碎香，望中情地转凄凉。游山只道寻高处，高处何曾见故乡。陈襄《和程公辟大卿游越山亭》诗：荔子园林海日边，幽亭更在碧云巅。江山旧是无诸国，楼殿今为极乐天。五马如君多暇少，一樽惟我共游偏。须知白首留连意，已有新诗寄北船。元萨天锡《越王山》诗：越王故国四围山，云气犹屯虎豹关。铜兽暗随秋露泣，海鸦多背夕阳还。一时人物风尘外，千古英雄草莽间。日暮鹧鸪啼更急，荒苔野竹雨斑斑。贡性之《越山清晓》诗：曙光晴散越王台，万壑千岩锦绣开。欹枕僧钟云外落，卷帘鱼唱镜中来。树藏茅屋鸡声断，露湿松巢鹤梦回。安得画图分隙地，移家仍住小蓬莱。明喻应益《登越王山》诗：遥天海色满高邱，历历山川城上头。选地得幽如在野，望春宜远更登楼。千村景驻林花霁，三市烟和井树浮。无复闽王遗迹在，空余松老不知秋。

**乌石山** 在城西南隅，与九仙山东西对峙，眉目海上，耸若双阙。山周回逾于九仙，形家谓为左弱右强。唐天宝中，敕改为闽山。宋守程师孟谓此山登览之胜，可比道家蓬莱三山，改名道山。山有三十六奇，曰：盘陀塔、山顶古砖塔，一日塔门忽裂，有一真身。郡人陈公元云：为儿时，见石桥上有曰《盘陀和尚真身塔记》，末云“大足元年建于此”。放鹤亭、在东峰，唐观察使崔于创亭，曰四向，因得青田鹤置于此，忽冲天而去，因以名亭。熙宁中，程师孟改为冲天台。石龟、父老恐千年后或轻举，乃于左腋凿一窍。观稼亭、唐闽济美守是郡，辟辞之日，德宗喻以农事，自言南方山水之富，到官首建是亭，

以茂帝宠。薛老峰、山顶突起三字，曰“向阳峰”，不著姓氏。唐咸通中，侯官令薛逢与神光僧灵观游，创亭其侧，仍侧书“薛老峰”三字。周朴诗云：“薛老峰头三个字，须知此与石齐生。直教截断苍苔色，浮世人侪眼始明。”见《闽中实录》。《闽都记》：五代开运元年，雷雨大作，薛老峰三字倒立，是年闽亡。坐禅石、东峰，劲直如笋，以一指触之，即动摇。又名降睡石。天台桥、东峰岩侧，有巨石梁，如天台石桥状。仙井、在西峰，仙人任放炼丹于此；凿石得泉，一名任公井，今失。宿猿洞、怪石森耸，藤萝阴翳，昔有隐者蓄一猿，俗因以名之。景福二年，大筑城，遂隔城外。湛郎中俞解官，栖隐于此，详见《郊坰》。金刚迹、峰石上有巨迹般若台、在华严岩左，昔有沙门持《般若经》于此，因名。后名金粟庵，今久圯。初阳顶、阎公暇日，酷爱此峰，谓从事：每旦群山犹瞑，独此峰太阳先升。因题石上云。落景坪、即初阳之西百道阶、王氏时筑鸦浴池、在山巔。古记云：雷震石坛，成一穴，丈余，不知泉脉所出，夕阳时群鸦乱浴，故名。王廷对诗：“一派浴鸦池似镜，半空度鹤石为桥。”道山亭、在山之西。宋熙宁中，郡守程师孟建。前际海门，回览城市。元丰二年，曾巩为记，林希书。《记》略云：城之中，三山鼎立，佛老之宫以数十百。光禄卿程公为是州，得闽山嵒嵒之际，为亭于其处，其山川之胜，城邑之大，宫室之荣，不下簞席，而尽于四瞩。程公以为在江海之上，为登览之观，可比于道家蓬莱、方丈、瀛洲之山，故名。《闽都记》：今废。万历初，督学胡定复作亭于其侧，诸生竖《感知碑》，林燠为记。按今亦圯。国朝郡人林佶，于其地建瓣香堂，以祀曾南丰，佶自为记。五台山、王氏始创文殊台，而东、中、南、北五台，仿佛真定府云。华严岩、西北峰中，有僧持《华严经》于此，一夕雷雨大震，劈石为巨室，僧遂宴坐于其间。李阳冰篆、在华严岩左。唐大历七年，御史李贡造台，李阳冰大篆《般若台记》，刻于石，字径一尺，与处州《新驿记》、缙云县《城隍记》、丽水《忘归台铭》，世称“四绝”。王氏像设、景福二年，王氏开国，至乾宁四年，大建院宇，设像铸，以资福田。迦毗罗神、释氏护法之神尊胜真堂、知州孟彪、崔干祠像。崔公赏其甘美。石观音、僧广惠于尊胜堂后得异石，琢为之。慈氏阁、巡官鍾泉建射乌山、相传何氏九仙十九日登高，引弓落乌云际，故名。谢公浴室、凿石引泉为之高僧行道处、相传有僧创一砖室于西峰，白日宴坐，清宵经行，一日端坐而逝。其夕，人闻爆裂之声，诘旦，见一石塞行道之处。涅槃佛、卧佛也大悲院、有僧常止庐岳三十年，诵《大悲神咒》。空中言曰：功已成，出去救人。后归乡，创此。四圣院、祀梁武帝、志公和尚、

docsriver 文川网  
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

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

委约法师及大士。神光寺额、左神策钟、咸通五年赐，以上俱僧神解所记。凌霄台、在山绝顶，“凌”亦作“邻”。台侧有朱子、赵汝愚登乌山纪游石刻。蔡襄诗：“峭拔几千仞，独高无四邻。低徊倾北斗，突兀起东闽。缔结青云上，登临沧海滨。溪山来面势，歌吹彻穹旻。子夜看先日，阴崖得后春。去天知不远，咫尺仰威神。不危亭、在凌霄台。初创时，四面料瓦土塼，皆秤而后用，约曰：损则勿修。于是，屹立霄汉之中。后人不悟，创法修之，不逾时而坏。《闽都记》：今名清虚亭。国朝康熙十年重建，旋坏。蟠桃坞、在山之阴，疑传盘陀为名。有楷书三字，径二尺，铸于石，不载姓氏年代。明陈宏己诗：“莲峰巖巖遥浮塔，桃洞参差半压城。”王世懋诗：“金鳌对涌丹楼出，石燕斜侵玉洞寒。”石像、唐天宝八年五月六日，大雨雷电，须臾晴霁，石壁中涌出石观音像。欧阳詹有记，详见郡志。记末载“贞元六年七月十五日”。按即今石壁大士。铜像、王氏用铜六万觔，黄金三百两，铸弥勒像，方三丈六尺。向阳峰、旧附薛老峰，今析焉。幽幽亭、宋明道初，沈懿为侯官令，得释迦院东北隅地，作台曰峻青。后十年，复来守郡，寺僧请因台作亭，以为游观，因复至其下，名之曰幽幽亭，邀蔡襄为序，并诗云：“路尽得佳赏，川原何净明。周围地象壮，洒落世尘清。背郭千峰起，涵虚一水横。风帆人共远，潮屿岁重耕。晓市炊烟合，秋容物外呈。表闲幡弄影，觉静磬传声。官舍今稀讼，轺车此驻行。唱篇知寡和，君世负诗名。”理宗末，建海滨四先生会馆于此。跨鳌亭、即木雁亭，孙觉有诗。三贤堂、侯官令薛逢、四明诗人周朴、僧鉴空；或以为灵观，唐末人。笺香台、石塔、宿云庵、即瑞云也。云，道人名。明林鸿《秋日同登宿云台》诗：“野客沧洲至，乘闲上古台。江分平野断，树尽远天开。散策寻芳草，班荆坐石苔。秋阴将日去，雁影带寒来。香积雕胡饭，筵芳竹叶杯。相逢成暂醉，何必问蓬莱。”击壤亭、横山阁、金鳞穴、在宿猿之东。唐天成间，大石穴有巨鳞，鳞甲如黄金，蟠屈六七丈，王氏命运上塞之，因建大殿以奉佛，今葫芦城是也。刚显庙、《闽都记》：在凌霄台侧，祀唐处士周朴。朴，吴人，寓闽，隐乌石，黄巢入闽，胁降，朴曰：“我尚不臣天子，岂从贼？”贼怒杀之，闽人祀之。绍兴间，张浚谪福州，将游双峰，梦一僧与一金紫人及白袍士来谒。翌日登山，见三人像如梦中，异之。三人者：朴与观察李瓌及双峰僧懒安也。朴与懒安为方外友，瓌曾请双峰寺额，故并祀之。及浚帅闽，乃疏丁朝，赐号刚显，郑昂为记。以上乃后人以神解所记，三十六奇未尽善，如般若台以李阳冰篆得名，而两出之，失之赘。于是，以不危亭以下，易李阳冰以下十六名。按以上俱《三山志》文，第所云山有三十六奇，乃僧神妥原记只三十三，即后人以不危亭以下易之，则仍止三十三。若合计之，又得四十九，其总数不符也，盖不可考。自后省各府志，洎《闽都记》、《名胜志》诸书，俱云



山有三十六奇，乃其目与旧参差离合，又颇益以元明以来之新迹，而三十六之数，亦均不备，难以凭信。兹仍取《三山志》本文详著之。凡诸书所续名为奇者，附列于此，以便考览；其名同此者，不重见云。

**天章台**、在山之东，有楷书三字。元萨天锡《天章台石上晚酌》诗：“高台在层霄，肩舆上绝壁。露下酒尊凉，月出海门白。坐拂衣上云，醉卧林下石。西风吹鬓毛，南斗在肘腋。题诗向天阁，奎光射瑶席。”

**天香台**、**清冷台**、倚石罅架木，下瞰清阴覆檐，草树蒙密；伏日溽暑，若在秋冬之间，故名。明郑阎《登清冷台》诗：“高台凌绝顶，我辈此时过。落景空山满，秋声晚树多。宿云依涧集，野鸟向人歌。薄暮归城市，尘氛奈若何。”

**霸石**、以上俱有石刻。**长乐台**、在千福院中。按千福院一作千佛院，梁乾化三年建。程师孟有石刻。又有飞燕亭。以上见《万历府志》。

**石天**、在石观音之左，三石撑架，可坐百余人，有行书二字，径一尺四寸；旁隶书，嘉靖丁亥春，高禧、潘积中、谢宜相题。明徐燧句“径小疑藏穴，山穷忽遇桥”。

**祝融岫**、**嵒峰**、嘉靖中，御史李元阳摹刻《禹碑》于山之南。

**天香岩**、**霹雳岩**、度半山桥，有岩杰立，类鬼斧神工，刚成，为林中最高处。程师孟篆“霹雳岩”，凿深寸许，劲直，石色如铁。王文旭诗：“芒鞋踏尽烟霞色，石壁常含霹雳光。”王世贞诗：“数声霹雳开丹灶，四面芙蓉出化城。”林廷玉诗：“草树迷蒙谢豹啼，江山依旧世人非。野翁识破尘凡意，一度登临一醉归。”

**放生池**、宋天禧、绍兴间，每圣寿日，郡守率行属，命缁流放生于此。

**社稷坛**、在山西。宋时柯述建，自为铭刻石上。

**致养亭**、亦柯述创，以乌石在西南坤维也。

**横山馆**在山之南。嘉靖间，有僧作庵，今并废。以上见《闽都记》。

**头陀岩**、唐文安头陀宴坐处，详见“南涧寺”，见《名胜志》。以上并见郡志。按诸书所录诸胜，今存者十仅二三，余圯废。姑就志中所述，全录之。其注中未备者，参《古迹》、《金石》各志增补焉。其为志所未及，并后人所创近迹，附录于后，以备考览云。

**灵鹫庵**、在山南麓，跨射乌、宿猿洞之巖。嘉靖间建，焚修杂沓，督学姜宝废之。后为陈方伯洙别业，今改为斗姥宫。东为范忠贞祠。

**遗民浮宅**、在灵鹫庵左。宋游汶所居，汶字鲁望，以不直贡贾以道罢官，家福州。元初不仕，自题其居曰“遗民浮宅”，穿一布袍，自书其背曰“遗民破衲”。

**新庵**、亦嘉靖间建。南俯白龙江，西据横山之胜，游人接踵。三十八年，倭迫郡城，都御史阮鹗以闽中有“乌山青，动刀兵”之谣，撤之。

**太虚庵**、在凌霄台下。嘉靖初，有自号“太虚道人”者，自北来，尝顶大箬笠，趺坐岩畔，结庐以居，禁足四十余年；后地为郡人董应举别业。

**榕庵**、在山阴。明诸生韩廷锡、林蕙读书处，有三榕门最奇胜，后有石床。廷锡有《榕庵赋》。其左有蒙泉，上绣“蒙泉”二字，大旱不涸，为城南泉之一。今为郡人别业，俗称